

單地通訊 在火綫上



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

在火線上——東南線

(全書一冊)

實售國幣二角五分

編輯者——田 丁

不准翻印

出 者——漢口大時代書店

總經售漢口交通路四十號教育書店

分售處

上海雜誌公司 西安九州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
各埠生活書店 廣州共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
漢口光明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

在火線上——東南線目次

1. 徐 遲：在前方——不朽的一夜.....	一
2. 戾 天：在東戰線上.....	八
3. 冰 瑩：血戰三日記.....	一八
4. 冰 瑩：陣地巡禮.....	二四
5. 神州日報：敵陣歷險記.....	二九
6. 苦 我：火線下.....	三一
7. 王亞平：火線上的軍民抗敵聯歡大會.....	三三
8. 黎明健：戰地剪影.....	三七
9. 掃蕩報記者：從浦東歸來.....	四三
10 海 萍：虎門海戰記.....	四七
11 徐 遲：孤軍八百人.....	五〇
12 冰 瑩：戰地血痕.....	七一

13	子岡：女兵們	七四
14	方子中：戰壕里	七九
15	長江：告別上海	八五
16	樊迪民：東戰場	九一
17	方子中：崑蘇線上	九八
18	薛禹言：今日之江浙	一〇五
19	穆菲：陷落前的無錫	一一一
02	鎮東：一片血腥話皖南	一一五

在前方——不朽的一夜

徐 遲

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，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，火柴匣，紙烟罐，剪子，眼藥水，墨水瓶，和一杯茶，又隨手的把滬戰的前方擺設起來。這是揚子江（白皮帶），這是獅子林（火柴匣），寶山（烟罐），楊行（剪子），劉行（眼藥水），羅店（墨水瓶），月浦（一杯茶）。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銀幣來，放在桌子的一邊，說，這是大場。

「這一帶戰區裏（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雜物），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秘密，我答應過守口如瓶，所以不怕掃你的興，我不能不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，不告訴你了。」

「現在這一帶戰區（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），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。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，差不多沒有人知道；我能够去一次，完全是我的幸運。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連環保證，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，他們爲了某種關係，不能不讓我去。這「某種關係」，是前方因需要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蘇袋，敝公司裏捐了十萬隻，而公司的棧房，是在戰區中，所以我能够去了。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，因爲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，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，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

。於是我在夜的前方遊歷了五個小時。

「把十萬隻蘇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，這些汽車的外表是破舊不堪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故意弄得牠骯髒非凡，看看真以為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爺車，其實牠們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機件。」

「每一輛車四個士兵，我坐在第一輛，汽車夫的旁邊。在我的旁邊，立着的，是一個姓×的團附。×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，我也自信還有一些膽量，便奮勇的跟他們沿滬太路如飛的前去。我們將經過大場，經過劉行到楊行，把蘇袋卸在楊行之後，再打原路回來。」

「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。因為晚上沒有月亮，我看不到四繞的景色；汽車自然不開亮燈，因為怕飛機。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，這些秋蟲，蟋蟀，紡織娘，金鈴子叫得很起勁。」

「過了大場，便聽見槍砲聲，接近地平線的遠處。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，亮一下。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，忽然我和這位×團附之間，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，我們開始了談話：

「——×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出十萬隻蘇袋來，一定很歡喜，停一會，我給你介紹×長好不好？」

「車子顛簸得很厲害×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麻袋的細而堅固，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，這套西裝，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掛換去了。秋蟲的聲音繼續的鳴叫，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「嘶——嘶——」的悠長的聲音。」

「——口令！」

「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，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——「×」。經過哨崗時，有手電燈亮，照見幾個士兵，荷着槍，那種印象，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。」

「我好奇地問×團附——這就是前方了嗎？團附哈哈的笑了，說這自然是前方，不過還沒有過劉行。過了劉行，可以聽機關槍的密集的掃射聲；迫近楊行時，可以看見大砲。過了楊行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「無人區」了。」

「——口令！」

「——×——於是汽車又駛過去。可是，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，這便是疊着沙包的一個戰巷。汽車天都是受過訓練的，他冷靜的飛駛，現在却慢了。他在第一輛車，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，他們有暗號，沙包的戰巷是疊得彎彎曲曲的，車前的燈亮了，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。」

「——媽的！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，「開什麼燈，不怕死嗎？」事實上他們不怕死，倒怕飛機！」

「團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，不開燈，這彎彎曲曲的路怎能走。」那末——那個兵叫，「快走！快走！」片刻後，車出了沙包巷，又飛駛了，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。

「過劉行後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。而蟋蟀，紡織娘，金鈴子却依舊這末鳴叫，還有嚮尾蛇。」

「我告訴團附口渴了」

「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，他忸怩了半天，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一杯茶來，他說：「你別小視這一杯茶。在前線，這一杯子茶比什麼還值錢。你們不知道在前線，一杯水是多末寶貝。兵士肚子餓了，不怕沒有乾糧吃，可是沒有水，那就是沒有水，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。譬如肚子餓了，而你沒有水，那末只好有乾糧也不吃，乾着挨餓。一等到有一杯子水，那時，才能吃乾糧。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，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也不敢再要。」

「「蓬」！這是排炮，從月浦一帶射出。拋物線地，一個火球，震動了大地，震動了我們的汽車，從我們頭頂，嗖嗖地作聲，過去了。我的心直沉下去。×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。」

「團附，我說，我不上前了，我要回去。」

「別怕！啊——你瞧！有好玩兒東西可看了。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，一紅一黃。團附解釋這是砲兵的信號彈，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，可是砲兵一看，就知道他該怎樣放射了。蓬！蓬！火球，震動了大地，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（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，這是事實），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，飛快地過去。機關槍聲密極了。蟋蟀，紡織娘，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，還有響尾蛇。

「我又安下心來，團附高興的說，『我膽子大，有種，一忽兒，我給你介紹×長，×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隻上好麻袋，又膽子還末大，一定喜歡』。片刻，他忽然高興地說：『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？』

「我目然要，『可是』。我說，『在那裏可以看到呢？』

「回答說，『就在我們車的兩旁』！

「我嚇了一跳，這末神秘的事情！真在我車的兩旁嗎？我望了一望，望不見。×團附說，『可以讓你看看，不過會挨罵的。好！這是難得的機會，也讓你認識見識。車夫，開燈』。車夫奉命開了燈。

燦爛的燈光裏，兩旁都是兵，默默的，堅忍的負槍荷彈，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。

「我想起了古人所謂『唧收疾走』的景像。約模兩分種的樣子，有一個營長罵了，

「操的，什麼時候！開燈！」果然，挨罵了，燈立刻滅了，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。

「慚愧，我又口渴得忍不住了。挨了半天，我告訴了團附。團附乾脆的回答，「忍着到楊行再給你水渴」。我已默然忍下來了，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，「後方給×長送了兩大箱金山桔子，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，我去偷一隻給你」。

「吃了桔子，團附又來讚美我了，「好傢伙，你膽子大」。

「我說，「沒有什麼啊，大砲在頭頂飛，機關槍老遠的，沒有流彈，怕什麼」？

「誰說沒有流彈？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，就在我們車前車後」。

「啊，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！立刻，我膽子寒了。嘴裏流出清水來了，我告訴團附，我不上前了。可是楊行到了。

「×長在午夜三時半，正伏几安息；想一想這幅畫——×長因為勞了大半夜，現在正在桌上靠一靠」，他們說。

「如果是冬天，那些將軍「靠一靠」醒來，挺一挺胸、甲上的冰柱迸落，鏗然有聲——像古代的行軍紀上描寫的——這些抗戰的英雄啊！一幅何等英勇的畫！

「團附進去的時候，我和一個士兵談天，有一句話，聽得我悚然。他說：「鬼子（他們稱日本兵鬼子）的槍打二千米，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，那怕什麼，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！」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，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。

「我沒有和×長見面，就回來了。歸途上，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雷撒彈，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，將來戰後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。」

「過了大場，快天亮了。最精采的事在這裏，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裏，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末好。」

「遠處的灌木叢中，突然一條紅線、冲天而起。這好像過舊歷年時，小孩子放的蘭花條。」

「團附告訴我，這是漢奸的信號，車立刻緩起來。」

「差不多立刻的，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，撲撲兩個照明彈，大地倏然亮了起來。」

「車夫做了一個暗號，傳到後面，於是迅疾的，車急轉四十五度，斜刺裏往路旁的一排大樹插中過去，停了。我們立刻下車。啊，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，整麗地，用同樣的急轉四十五度，而且同時的，往樹的行列中插入，同時停住。那末迅速！那末敏捷！真像電影一樣！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，停得這樣整齊，距離這樣精確，而且剛好把十輛車都蔽掩在樹葉底下，已經使我驚叫了。」

「每輛車點過人數，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，稻已經結了穗，團附牽着我的手，奔入田裏，撲下，立刻泥土的熟悉的氣息浮入鼻孔。」

「遠處有炸彈的爆烈聲，飛機在天頂盤旋。」

「車再駛動時，天已味爽了。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，開回上海。

「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（手指了指桌上的雜物）的我夜經過。這是不朽的一夜，團附也一付笑臉說：「這種風景，出了錢也買不到；你真有膽子」。我回想這一夜、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。我抱歉，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秘密，只好不告訴你了」。

在東戰線上

戾天

從頭說起

在川陝邊區負着綏靖地方責任的我們，每天足刻板的學科，術科交相遞嬗着，然而，這樣有規律的生活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國軍是享受不久的，果然，當「七，八」號砲傳到那個山角落裏，我們便奉到「集結待命」的宣告，二星期過去了，還沒有開拔的消息，大家都覺得有點心焦。正在這時候，由我們最高統帥自首都頒來一個很簡略的電報。即是：「該師迅向西安集結」。于是我們正二十四小時內，便別了那漢水的源頭踏上陳倉古道了。

當到達寶雉的時候，纔知道「八，一三，」的抗戰又在展開。無疑的，敵人是一個無恥的強盜，到處放下一把野火，企圖牽制我們抗戰的力量。淞滬是我們的心臟，決不容許敵人橫行的！因此，我們以五十小時的速率，由鬥雉台下到達蘇州，于殘月模糊中到了嘉定。

防線在羅店

我們在安亭下車，經了三小時的行程，到達宿營地。這時恰好黎明，這正象徵抗戰的前途，「黎明」是屬於我們的。一切剛佈置好，敵機便在頭上盤旋。兩架九一式的水上偵察機，低低的在四週旋轉。突然，牠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，大家一點也不驚慌，蟄伏在防空壕裏，半小時，飛走了，我們到附近偵察，原來有友軍的一部份騾馬，在郊野奔馳，使我們坐了半小時的「停閉」。

一些同事們，都外出活動，聯絡友軍，偵察地形。每人帶上柳枝編成的草冠：披上保護色的偽裝網，蹣跚地行走。入夜，總部電話，近入羅店附近的施相公廟至曹王廟的陣地，接替×師的防務。大家抱着熱烈而勇敢的姿態出發了。

正在下一陣小雨，將夜間點綴着格外黑暗。路在田塍上，非常泥滑，大家屏息着氣，摸索前進，草率地將任務接收。我們看到友軍疲乏的背影，覺得他們已盡了短時間的

責任了。

第一次試戰

白天，敵人是不會輕易放過的，尤其部隊換防，多少總有點徵候。所以五點鐘左右，攻擊開始了，首先大砲奏着前進曲，天明了，飛機在陣地上空翔翺，低低的不到五百公尺。許多人都想開槍，然而，誰都不敢，不！敵機正在偵察我們的位置，好在孩子們在捉迷藏。開槍射擊，正代替了位置答覆，所以一口氣又咽下去了！

飛機終於走了，它的成績，是在陣地前面造成許多窟窿，給自己的士兵做墳墓。大砲還在狂放，敵人在隱約中看見了，因為這裏是稻田，坦克車失去了它的威力。他們像鼠一般前進。在「有效射程」「精確瞄準」之下，敵人飲彈而倒了。這時，機會在向我們伸手，一陣反攻，一中隊的皇軍，都埋在他們飛機轟炸的洞裏了。

事後，清掃戰場，敵人是十一師團，計俘獲兩挺輕機槍和五十多枝步槍，防毒面具等，我們也傷亡了二十多個士兵，從每個敵人的身上，搜出很長的「千女縫」，「御守」「××宮紅布」，可憐他們的妻子，母親，或者愛人，鎮天徘徊街頭求乞織成的「千女縫」，和「齋戒虔誠」乞來的紅符，終因軍閥的好戰，而不能獲得神庇（？）了。

兩個月戰場剪影

第三天，我們奉到前線總攻擊的命令，我們一共編了三個支隊，向羅店以北的潘家橋，長橋，（滬太公路北段）之敵攻擊，我們二零六團六連連長程權同志，他勇敢地向敵衝擊，收復了長橋，另外我們劉營長振武，營長文，不幸殉國。

天明了，程連長這一連人在新陣地的工事，還沒有完成，這時敵機不斷地轟炸，四面包圍，我們幾次增援，都受了挫折，黃昏時，派隊再度還襲，裏應外合的粉碎了敵人的重圍！意外的，他們只有十五人負傷。相反的，到是我們望着飛機的轟炸而乾急。人們告訴我；沿村緣死守，一天到晚，敵人衝擊了十幾次，有幾柄刺刀都彎曲了，大家忘記了饑餓與疲乏。可是，在晚上繼續攻擊時，這位程權同志和那一連忠勇的弟兄們，又鼓其餘勇堅決底要求前進，不幸實踐了「死在陣頭上」的諾言。而這晚，經全線總攻的結果，將敵人驅出羅店。

敵人在我們意料中反攻羅店了，街市成了焦土，一切失去憑藉，友軍苦守幾天退出，我們仍然是正面第一道防線，每晚都派隊出擊，可是給予我們的教訓，是「易攻難守」。白天，是敵人的世界，而我們却利用黃昏去報復！每每晚晚上攻佔的村落，白天變成了焦土，工事無法加強。這樣，傷亡數字，是隨着時日增加，而敵人的死亡，至少要比我們加二倍。

二個星期飛快的過去了，一切都成了習慣，自然，我國民族的天職才能是不知亦能

行的，經驗優於學理，種種困難在試驗我們，都得到很好的答覆，像工事我們已經逐漸加強，一切配合着縱深配備的原則，我們絕不拿人去做無謂的犧牲，但是，使我們感覺困難的，就是偵察敵情機關。同時，自己的企圖，不能秘密，活動的痕跡，時常給敵人的飛機和縈面汽球探得一清二白。

這時，我們正面的敵人，經幾次的換防，現在又是敵人的正規軍了。經我們探明以後馬上夜襲幾次，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」，大家絕不放鬆一步，而他們「皇軍」的技術，只是那些。我們那怕是一個新由後方補充來的士兵，也都知道利用低姿勢，和地形地物，力求接近敵人，這樣獲得了好幾次勝利。

然而，他們也是死不甘心的，當我們出擊以後也「反攻」了。這是戰場上「你不打我，我便打你」的原則，他們也用小部隊三五百人，攻擊我們突出部底陣地。我們弟兄們照例不打一槍，待他走近陣地鐵絲網時，手榴彈的接近戰，把「皇軍」的胆子都吓破了！他們假如聰明一點的，一定會想「支那馬鹿真勇敢」，絕對不是「軍部」所說的那樣不堪一擊，「痛懲」「屈膝」，是絕不可能，至少，他們是被出賣了。

一個月又走過了，秋雨的季節又在開始，戰事的重心，已由我那左翼移到右翼，一切都入休止狀態中。大家都覺得有點兒乏味，可是，戰爭又開始了，那是雨後初晴，敵軍有二班人在雨中構築交通壕，已離我們不到一百米，並且築了一個據點，晚上，我們

使用二排人去包圍。可是，我們偵探班長沈傳發同志（二十三年代表江西在武漢參加華中運動會得萬米冠軍者）他告奮勇首先前進，利用運動上的技巧，潛伏地接近敵人掩蔽部，用兩個手溜彈拋進去，這樣，一班「皇軍」解決了，等待敵人支援部隊前進的時候，我們這位勇士已經背了五枝步槍安全地回到陣地了，——不幸這位勇士，已在十月十九日殉國，真是我們一個損失。

總之，敵人在全線一次，二次，乃至幾十次的主攻或助攻，和四次總攻，都遇到極強韌的抵抗，我們寧肯全團的同殉陣地，決不退却一步，這種肉彈的精神，至少，驚醒了帝國主義者侵略底迷夢。而我們在最近的將來，無疑的要取攻勢了！

兩個月便輕輕地從我們身邊溜走了。這其中，我們始終堅守着陣地，看到許多友軍換防與接防；許多親愛的戰友負傷與殉國，另外，發生的事件也不少，像：

漢奸的活躍，輜重，補給地，或是炮兵陣地，高級司令部（初到達時）附近，往往會發現怪信號彈，指示敵人明顯的目標，怎樣也捕獲不着，好幾晚，較長一點的電話線，都發生障礙，可是有一次通訊兵查線回來時，押來兩個破壞電綫的漢奸，證據是一把尺來長的大剪子，他們都是上海的苦力。問他受誰的驅使，說是姓葉的「頭腦」，這「頭腦」是介於他們與敵人的中間層。代價每人每日出發時一元，休息五角。爲了低微的代價，不惜去做漢奸，真是痛心極了！可是，他們是最小的漢奸，而厲害的是到處都有